



## 约会

■ 长歌 (河北)

这是个远离小城的高档酒店，名叫夜宴。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，主要怕被熟人瞧见。嫣然今天约会的男子叫贾卫，她们相识已经有一年了。

嫣然和贾卫认识纯属偶然。去年暑假，嫣然陪儿子练车，贾卫陪丫头练车，两人在树林里不期而遇。

路远天热。那天，嫣然穿了一件松松垮垮的民族风，两只半月形耳珥非常夸张地贴在耳朵上，她头戴一顶黑色的民族风小帽，怎么看都像那个跳孔雀舞的杨丽萍。她在树荫里很是专注地看书，两只洁白细腻的光脚在树根下的沙地里刨坑。

这时候，一名男子走过来搭讪：“天这么热，还能看得下书去，一看就是文化人，请问，你是老师吗？”嫣然听见有人说话，吓了一跳，抬头瞧见前面有个中年男人站在她的面前。她紧张地四下瞧了瞧，不远处，两辆教练车在公路上慢慢开过来，她这颗一直悬着的心才踏实下来。嫣然眼光落在土浑浑的光脚上，显得有点难为情。她用眼角的余光看见那个男人正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，她尴尬地把脚往土层里藏了起来，也不看他，低着头

佯装看书，随便敷衍地“嗯”了一下。

“你在哪个学校当老师？”男子穷追不舍。

“文明小学。”

“哪有这个学校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”

“我说的是文星小学。”嫣然极其巧妙地遮掩着，说了个发音比较相近的一所学校。

“这么巧，我家三丫头也在那所学校，加个微信吧，如果孩子有事了也方便联系。”

“其实我就是个普通老师，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你有事了可以跟他们班主任联系。”嫣然拒绝了。

“再怎么说明咱俩也是学车孩子的家长吧，我又不是什么坏人，我文化低，就想和你们当老师的做朋友，加上吧，啊？”男人打开微信二维码，低声下气地坚持着。

嫣然不好意思再拒绝，极不情愿地加上了，只是朋友圈上了锁。

男子留言，他叫贾卫，问嫣然怎么称呼。嫣然说：“就叫我甄老师吧。”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男子很少说话，只是每天早上给她发一首轻音乐，有时舒缓，有时欢快，有时悠扬。嫣然有时也

看看，只是从未回复过，如此持续了三个月。

男子竟然神秘地失踪了。嫣然心里有点失落，甚至还有点牵挂，暗忖，网络上的朋友，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的，只不过是无聊时寻找点精神寄托罢了。这样一想，心里倒是宽慰了不少。谁知在一周以后，男子早上又照旧发来了轻音乐。

“？”嫣然好奇地在对话框打了一个问号。

“去山里，没有信号。”

男子简短地回了一句。

之后，又是每天一首轻音乐。嫣然发现，他发的音乐永远都是轻松、活泼、愉快的。这样又持续了三个月。

这天，男子说：“有时间不？想请你吃顿饭，如果不方便，我们可以去市里，随便给你买个礼物。”嫣然警觉地想，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，她回绝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从不跟陌生人出门吃饭，更不会无缘无故接受别人的馈赠。”

之后，男人又是三个月没有说话，依旧每天一首轻音乐。渐渐地，嫣然已经习惯了有音乐陪伴的日子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一年过去了。7月16日这天，男子又发来邀请，说无论如何今

天也要赏个光，地点设在离县城十五公里的夜宴酒店。男子又要什么鬼把戏？不就是吃顿饭吗，又不是开房，怕什么，这样一想，嫣然便心安理得起来。她不仅有了期待，甚至还有点小激动。她精心收拾一番，上午十一点半，准时赶到夜宴酒店。

嫣然还是第一次来这么高档的酒店。一进大厅，只觉得厅高堂阔，富丽堂皇。正对门是一组四条屏，镶嵌着梅兰竹菊。嫣然好像做贼似的匆匆忙忙穿过屏风来到二楼青云阁。来到门前，嫣然的心“砰砰”地猛烈撞击起来，她做了一个深呼吸，平静了一下，轻轻推开门。屋里静悄悄的，不过，桌子上多了一束百合。一股浓郁的香味飘了过来，使人心旷神怡。嫣然兴奋地走过去，发现花瓶底下压着一张贺卡，上面写着：相识一周年万岁！我是个抑郁症患者，医生说音乐可以疗伤，我怕坚持不下来，就找了一位我喜欢的倾诉对象。现在我已经完全康复了，谢谢您！

那一刻，嫣然呆若木鸡……

## 关键会议

■ 胡正彬 (河南)

每天早八点，刘峰总是压着点走进会议室。

而今天，他感觉气氛有点异常。他望着空荡荡的会议室，心中纳闷：关键的会议，七个厂领导，干吗去了？

刘峰是主抓生产管理的副厂长，同时协调生产各环节中的问题，这样的会，只有刘峰在，才可以进行。

然而，一把手不到，调度会只能叫通气会，人、财、物大权，都在一把手手里，组织生产，需要协调人、财、物。

等了约五分钟左右，一个人也没来。

就在刘峰准备给厂长打电话时，调度室主任小张蹑手蹑脚走过来，并附耳刘峰说：刘厂长，其他领导恐怕不来啦，有啥事咱俩沟通一下就行！

刘峰沟通完狐疑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。

他刚坐下，小张就进来并顺手关上门，神秘兮兮地说：听说董事长的父亲过世了！

刘峰一听，“腾”地一声，就像打火机被人按下开启键，火苗“嗖”地窜了出来。那火冲着厂长烧着：董事长父亲过世了，竟瞒我一人？把我当傻瓜了！

但碍于小张的面子，刘峰又强装笑脸，扔给他一包烟：亏你告诉了我！你去组织生产吧。

小张走后，刘峰关了门，点了支烟。他狠狠地抽了几口，感觉这烟跟自己那“耻辱”一样很臭，便将烟摔到地上，“啪、啪”地又跺了几脚：你个狗日的，董事长爹死了，又不是你爹死了，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怕我抢你风头吗？太小人了！

之前，但凡公司级领导家里有了红白喜事，厂长都是先跟刘峰打声招呼：老刘，我跟书记有点事，厂里的事你多操心。

可这次？关键时刻，连声招呼也不打了。

刘峰骂了厂长，又骂那三个副厂长：你们也太不厚道了！

刘峰骂副厂长也主要指老白的。因为老白平时跟他走得最近，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。

他拿起手机拨给老白，问他在哪里？

我在赶往东山县的高速上，董事长的父亲病故了，我得去看看，人家对我有恩！

说的也是，老白的父亲，十年前跟董事长是同事，是他父亲找了董事长，老白才当上这个副厂长的。

王峰说：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

老白说：我以为全公司人都知道了，你能不知道？

下转 12 版

## 重逢

■ 鲍山宏 (安徽)

“来啦！”她一出现在大堂内，他就着急慌忙地迎上去招呼她。

“让你等久了。”她歉然一笑，一如往昔，略带羞涩。

两人面对面坐了下来。

他要了杯绿茶，她依旧是喜欢的白开水。

今天，他们是赴三天前的一个约定。三天前他在茫茫的人流中，竟一眼就认出她来。

她先是一愣，继而惊喜交加中看出了他。

“你还是这么漂亮，有气质！”他发自内心地赞美、欣赏她。

“老了，哪像你！还是那么帅气。”她欣喜地回应。

相互“恭维”过后，两人都有些不好意思。二十多年弹指过去，两个人都有显老。可他们又仿佛回到了青年时期，他一如既往地不时低头摸脑袋瓜子；她还是那样，捏弄着手中的物件。再四目相视，不禁又同

时“噗”地笑出声来。聊起来才知道，他们相隔并不远，仅三十来公里的距离，多年来彼此却并不知晓对方的信息。

“她……还好吗？”她的声音很小。三天前在人来人往的街市，如果对方不是专注于她，几乎是很难听得见。

“谁？”他惊问。“装糊涂，还能有谁！”她佯装有些生气。

“哦，离了，已经十多年了。”他明白过来后说得有些轻描淡写，仿佛是在说别人家的事情。

“离了？”换成她一脸的惊讶。

他重重地点点头，说：“离了，十多年了。”三天前，他们约定了今天的会面。

她告诉他，她的丈夫早就过世了。

“啊……”他深感震惊的同时，也有些同情。

“他是怎么走的？”

“交通事故，一死一伤。他当场就没了，那女的倒是留了



远山倩影 摄影 | 贺晓华 (湖南)

条命，但，丢了两条腿。你知道后来别人是怎么议论这件事的，说她是追大款把腿脚给追没了，也算是报应吧……还是不说他们吧。”她叹了口气，以温和的眼光看着他。

两人一时无语。“你后来、后来一直就没再找个合适的？以你的条件……”他有些吞吞吐吐，期望中也深恐失去什么，眼睛在她与窗外之间徘徊。

“什么条不条件的，都是多年前的蠢事了。”她嗔他。

他们虽青梅竹马，但这不能弥补贫穷的缺陷。年轻时他们为了能够走到一起抗争过，然而没有用。迫于压力她嫁给了有权有势的官二代，遂了她母亲的心愿。可是，婚后男人并不珍惜她，她过得很痛苦。

他爱她，为了她，他差点儿就选择了不归路，但那一个太强悍了。他们中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天河。

“你就不打算再……”他问的小心翼翼。

“残花败柳之人，还能怎样？”

“你、你……”他欲言又止。

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她直视着他。